



## 梅瞿山山水册

(三)

## 跋楊量買山石刻

宜興楊壽祺

字若渝別號陰廬通訊處無錫博和橋

石出四川鄰縣後爲歸安錢安甫所得攜歸湖州然拓本極少丙寅初夏以事游滬竟獲此石墨本以書肆紙色頗古印有漢石經寶章碑文云地節二年八月巴州氏楊量買山直錢千百作業分子孫永保野語雜誌陳懲齋碑案跋語甚詳余考說文無量字陳君謂重童古通斷爲量量異文并引白石神君等碑作證解釋頗確惟揚之作楊未有研究楊楊古通說文揚子雲多作楊子雲似可不必深考然觀碑文揚字左旁(作夫)尚完好稿係手字隸法若从木左旁當作(木)或作篆文(木)其中間一直不常取斜勢是碑文明明爲揚字與揚子雲揚字同形無疑揚量何人史書罕見按漢書揚雄傳雄爲蜀郡成都人其先食米於晉之揚周衰稱侯爲晉所逼逃入



## 紅樹室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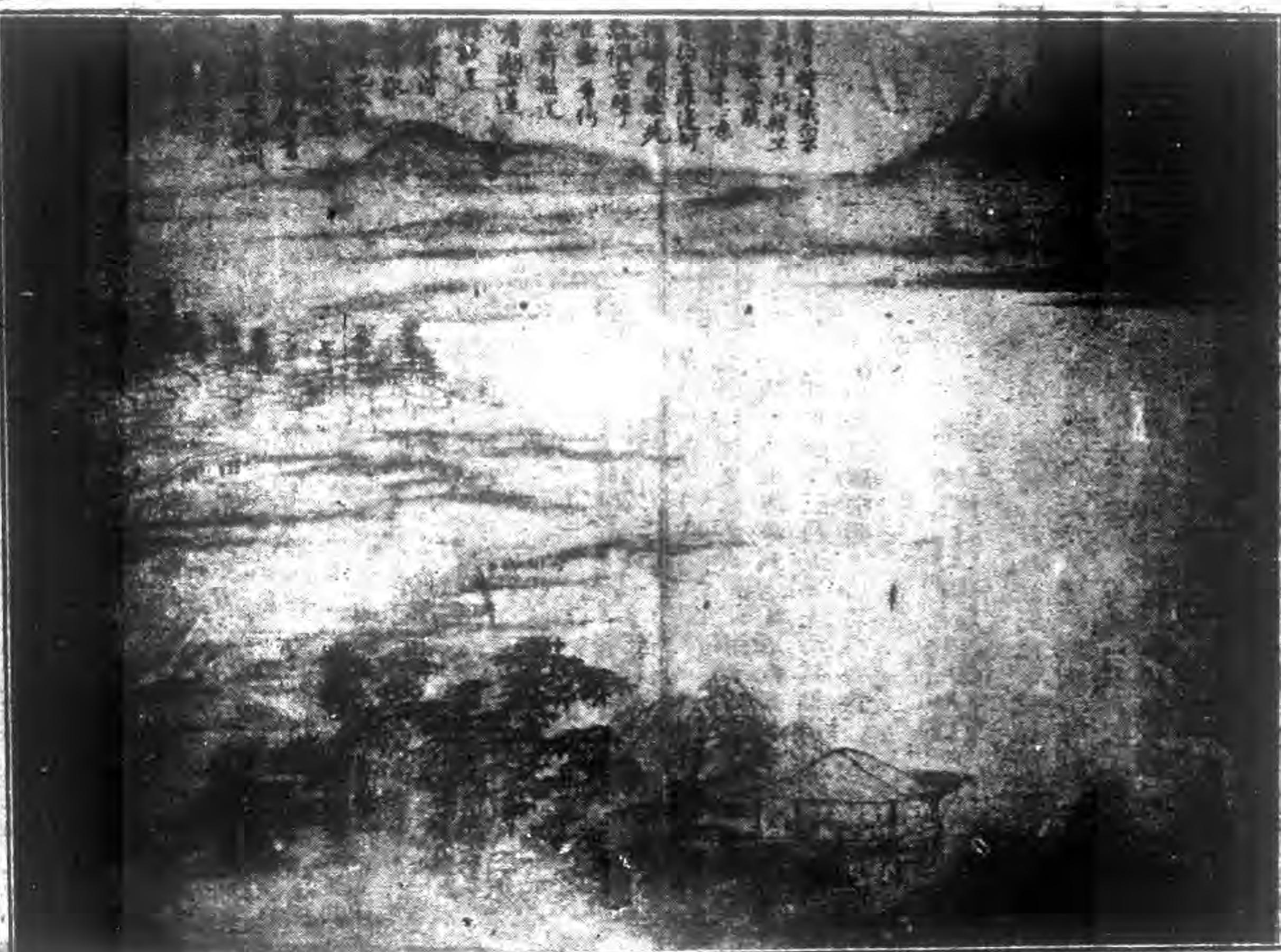
陸丹林

惠陽馮伊淵(蒲英)女士。天姿冲慧。智力過人。嗜詩詞。工花卉。曾間業於梁公約齋屋。泉湖汀鷺吳瞿安張琢成諸名家。昨避難來滬。以玉

書自稱巴州民者殆即今人稱原籍先例是鄉與巴州其地連兩合也元鼎爲武帝年號季遷鄆在元鼎間量買山在地節二年相去約三十餘年余意量必季之後季雖爲廬江太守而避仇遷鄆志在隱居免禍當季之世未能創業垂至三十年後量始買山作業漢書稱有田有宅世農桑殆買山以後其子孫類能遵量遺訓擴張先業而永保守之與碑文用意亦隱隱相合跳山買地不刻稱兄弟六人共買此地永九年十三年諸張造冢石刻亦稱嗣子口始驕口口康公寧蓋記兄弟四人之名今止稱量一人其無兄弟可知又與漢書所稱自季至雄五世傳一子相符是此碑與漢書姓氏里居家族職業幾於無一不合然則量當爲季之子若孫卽當爲雄之祖惜其隱居於農名位不顯故班氏未詳叙之耳西漢碑刻極少此碑拓本尤希得之可寶故爲考證如此又余得此拓後以示友人蔣小竹蔣君涓行候中適有毗陵人託售漢石經寶雞血章取出相校其四圍大小及篆法刀痕與拓本所印絲毫不爽余喜其奇遇遂并購之攜歸寒齋作二石合璧記附記於此以誌欣幸

## 梅瞿山山水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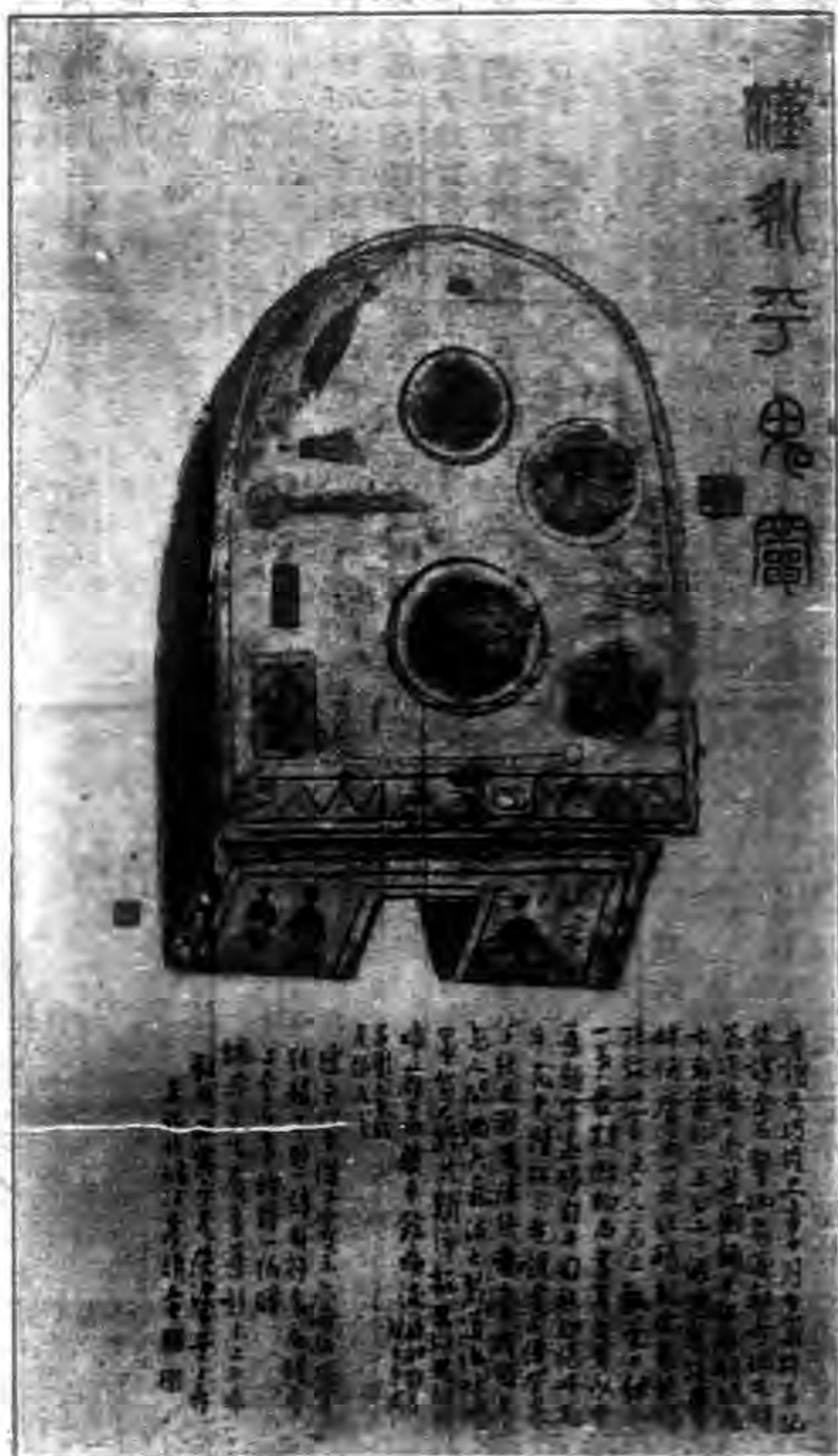
(四)



參差館吟草雨卷見示。清詞麗句。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錄其題畫者數首。  
寶鴨香消半夢回。小闌扶醉一徘徊。桃花似與人爭媚。故倚東風帶笑看。題仕  
過江上處岷山之陽日鄉有田一廛有  
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  
世四傳一子故雄無它揚於蜀云云是  
雄之姓漢書作揚碑文量姓相合本  
無疑義而楊季之祖先處巴江州至季  
於鼎元間始遷鄆此碑立於鄆其實山  
必在鄆自稱巴州民者殆即今人稱原  
籍先例是鄉與巴州其地連兩合也元  
鼎爲武帝年號季遷鄆在元鼎間量買  
山在地節二年相去約三十餘年余意  
量必季之後季雖爲廬江太守而避仇  
遷鄆志在隱居免禍當季之世未能創  
業垂至三十年後量始買山作業漢  
書稱有田有宅世農桑殆買山以後  
其子孫類能遵量遺訓擴張先業而永  
保守之與碑文用意亦隱隱相合跳山  
買地不刻稱兄弟六人共買此地永九年  
十三年諸張造冢石刻亦稱嗣子口始  
驕口口康公寧蓋記兄弟四人之名今  
止稱量一人其無兄弟可知又與漢書  
所稱自季至雄五世傳一子相符是此  
碑與漢書姓氏里居家族職業幾於無  
一不合然則量當爲季之子若孫卽當  
爲雄之祖惜其隱居於農名位不顯故  
班氏未詳叙之耳西漢碑刻極少此碑  
拓本尤希得之可寶故爲考證如此又  
余得此拓後以示友人蔣小竹蔣君涓  
行候中適有毗陵人託售漢石經寶雞  
血章取出相校其四圍大小及篆法刀  
痕與拓本所印絲毫不爽余喜其奇遇  
遂并購之攜歸寒齋作二石合璧記附  
記於此以誌欣幸

# 漢永平龜籠

種乳子鬼簡



## 畫概

(續)

張琢成

作詩有眼。而作畫亦有眼。詩之眼在虛字。畫之眼在虛處。俗手作畫。僅能於實處講求。不知在虛處摹寫。方鑿圓柄。北轍南轔。其矣今之人之昧於畫理也。蓋古人妙處。往往在筆墨之外。學者偏欲於筆墨間求古人。其何能見古人真面目哉。此董文敏所以有博工轉遠之嘆也。每見古畫之寫曠野平原。則水淨林空。令人悠然意遠。畫荒山古谷。則蒼涼淒楚。尤覺相對凜然。夫此悠然凜然。都是畫中之眼。而求之近今。蒼涼空淨。或尚有之。悠然凜然。實不數觀。此何故哉。蓋傳神難於寫形。占實易於課虛也。然吾輩若因其難而不知深究。猶畫龍者之忘却點睛。其何能有破壁飛去之一日耶。惟是欲求破壁飛去。當先撫寫取神。知神之寓乎虛。即可以悟眼之不在實。然而虛處之精神。又每由於實處之形上得來。故欲取神。尤宜求形。形如何而可求乎。是在下筆者之熟虛周詳。審慎考察。須知一畫初開。萬端已備。形成於後。理具在先。學者有意到筆隨之。而又有意未到而筆亦隨之之樂。夫而後虛處之神自來。畫中之眼斯得。譬諸圍棋。名家下子。縱或密。若斷若續。驟見似東塗西抹。一無理法。乃既經渲染。而神氣漸出。頓覺陰陽畢露。向有成竹目無全牛者。不足以語乎此。非悟實於虛運生於熟者。更不足以臻此境也。

盡貴求虛。已於前論備舉之矣。而與虛相依爲用。爲六法家所不可不知者。尚有一字焉。曰懸。歷來畫家。惟大老老人。深得此訣。故能自出心裁。獨辟蹊徑。後之人之得其緒餘者。亦莫不名噪一時。聲聞後代。四王吳惲。此其選也。比及今茲。其法漸失。甚或謬誤相傳。以潦草率直爲得失字要義。浮泛敷衍爲接大雅薪傳。以是言畫。畫亦易易。五日一石。十日一水。豈古人之故

爲是言以欺世耶。而孰知此中奧窓。固有非世俗所得而夢見者也。蓋懸者。沉着之外著也。沉着者。占實之變通也。未能占實。何得而有沉着。未能沉着。更何得而有鬆。彼樸茂而稱之

畫沙印泥。占實之至焉者也。剛勁而比之縣裏針金剛杵。沉着之顯焉者也。學者欲效法大變之鬆。須自問學力功夫之何若。

我無畫沙印泥之功。即不可以望剛勁。我無縣裏針金剛杵之力。更不可以言鬆。梁溪棗氏。謂初入門。須求鬆秀。然後再加沉着。此真淆亂是非。大誤吾生之說也。又謂作畫最忌溫筆。去濕之法。莫如用乾。天變殊字訣。惟能用乾。庶可參究。此又強作解人。遺害後學之論也。今夫鬆也者。譬則聖人之從心

所欲。釋氏之大圓鏡也。沉着。譬則主敬持行也。乾濕。譬則學藝宗法也。宗法各有所守。學藝各有所長。不得指一門以蔽

聖佛。則乾濕亦各有善用。又安得執一端以論鬆舌。主敬爲求學之功用。持行為修道之法門。從心所欲。與大圓鏡智。爲聖

之至善。佛之正果。此中階級。既已迥然。則畫理深淺。自難

混合。以深作淺。顛倒後先。是梁氏之前說也。執一不化。偏

見是存。則梁氏之後說也。茲言不廢。則邪說蔽辭鼓惑世俗。

而有耶量。夫使鬆而果可以一乾了之也。則木刻畫圖。既無墨

漬。又少水淹。真不啻大變墨本矣。何以不爲人所寶。鬆秀而

果較沉着易爲也。則紹片揚本。精神雖失。面貌猶存。宜亦可

亂四王吳惲真跡矣。何以竟不爲世所重。由此以推。則鬆之不

在乎乾。并鬆秀之不可以不沉着。蓋可知矣。而且米芾之大混

作點。正濕之至者也。何以人不謂其不鬆。江參之泥裏拔釘。

正沉着之甚者也。而不聞人詆其不鬆秀。豈實道猶嫌浮泛。顛

公亦能用乾耶。梁氏之言。於以知更無可論之價值也。然則大

變所謂畫家妙訣。全在乎鬆者。畢竟作若何之解釋乎。曰鬆之

爲言聳也。如物然。有高聳入雲之象。又送也。如御然有警控

縱送之能。無筆不神。無轉不靈。比之執御。猶六轡在手。一

蹶不驚也。則與鬆之一字。其庶幾矣。意境新奇。筆情恣肆。

方諸景物。猶上出重霄。下臨無地也。則去鬆之一境。殆不遠

矣。故人有高聳入雲之理想。聳控縱送之才能者。方可以求鬆

。否則潦草敷衍。其不爲木刻畫圖。揚本紹片者幾希矣。

意也。夫惟我之胸中不空疏。而後有所見。惟既有所見。又有所存。而後可捉筆追之。

。如見欲書假使塵俗未調。胸無點墨。縱欲追之。熟從而追之。輒苟焉。不辨之無。縱欲書之。何從而書之。追之書之云者。非與可不足當此語。非東坡不能有此言。而非中正更未可與於表文字之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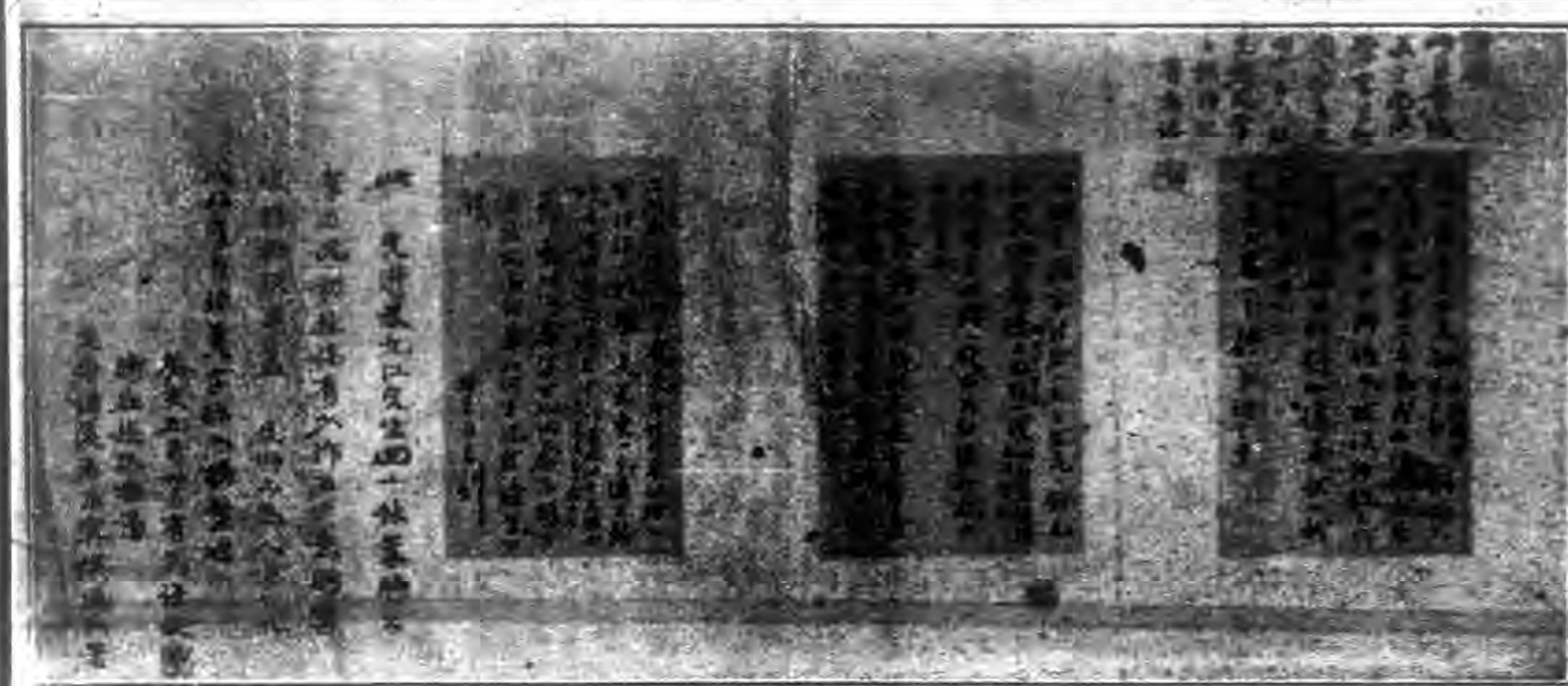
。去濕之法。莫如用乾。天變殊字訣。惟能用乾。庶可參究。此結異代之知交也。

(未完)

## 朱九江先生遺札

三水徐善伯良藏有康游存跋

朱九江先生次琦遺書三通



及製版本社志在提倡學術非爲謀利定價低廉  
約期不悞遠道派人送貨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